

《守靜篤》



「無久不止——李舸體育藝術作品展」正在長沙謝子龍影像藝術館舉行。本次展覽集中展示李舸在《無久不止》主題下的《重柔吉》《莫若蓄》《為法道》《守靜篤》《養備動時》等多個系列，通過影像、裝置、書法等藝術形式呈現出的六十餘件作品。

中新社



▲觀眾拍攝《守靜篤》系列攝影作品。

芭蕾舞團訓練公開課



柏林漫言
余逾

不得不說，能夠在柏林看到德國芭蕾舞團的訓練公開課，真是讓人印象深刻的體驗。

德國芭蕾舞團的現任首席是著名芭蕾舞家Iana Salenko，很多人慕名前來觀看她領銜演出的《舞姬》《羅密歐與朱麗葉》等芭蕾舞劇。能一睹她高超技巧和完美舞姿背後的訓練，是不少芭蕾舞愛好者相當嚮往的事情。

女兒和我每周定期上芭蕾舞課，幾個月前看到這個訓練公開課的告示，便立刻訂票，就連先生和兒子也好奇地說要跟著一起去看看。門票算是「象徵性」收費，七歐元一張。當我訂票的時候發現居然只剩不到百分之五的餘票了，可見柏林芭蕾舞愛好者們的热情非同一般。

訓練公開課是在平日的芭蕾舞劇場舉行，不同的是，整個舞台變成了一個芭蕾舞教室。「教室」前方不遠處擺了一架三角鋼琴，鋼琴師已就坐。一位主持人簡單地歡迎了觀眾們的到來，介紹了一下當天的訓練課老師，公開課便開始了。儘管是訓練，但規矩依然和正式芭蕾舞劇一樣，不允許拍照和攝影。

今天指導訓練的老師是一位短髮的中年女芭蕾舞家，她身穿一件簡單的針織衫和一條黑色長褲，如此著裝實在是相當「低調」。如果不是主持人介紹，其實很難看出來她是一位芭蕾舞演員。

首先是把杆練習。舞台上六根把杆，分成兩排放在中央，把杆兩側分別站著一至兩位舞者。最前面的，當然是舞團的幾位首席女一、女二和男一、男二。他們在最前面既是展示給觀眾他們的訓練水平，也扮演著「課代表」的角色，為其他團員舞者作示範。

每一組動作，老師基本上只需要說一遍，然後簡單講一下動作要點，

旁邊的舞者都用手比畫著記動作。鋼琴師音樂開始，所有舞者便開始了練習。雖然並不是所有舞者學員都記清楚了動作的順序，但是他們也都能夠非常從容地串聯和調整到正確的動作。那些高難度踢腿拉伸和下腰的動作他們做起來看上去都輕輕鬆鬆，但也不難發現，第一排首席舞者們的功底和後排初級團員的區別。不禁感嘆，越是看起來輕盈的動作，背後越是藏著成千上萬遍艱苦的練習。

把杆訓練結束後，便是更加精彩的舞台中央的組合訓練。

收起把杆，舞者們便開始分組練習組合動作。從最開始的簡單腳步組合，慢慢到旋轉和抬腿組合，再到小跳組合，到最後的大跳和轉圈，真是精彩絕倫。到最後的「甩鞭」轉圈練習，觀眾們已經不由自主地開始為他們鼓掌喝彩打拍子。當他們完成最後的旋轉和大跳組合，全場響起了經久不息熱烈的掌聲。

有一個小細節是，在為大跳旋轉組合作講解動作示範時，芭蕾舞老師也忍不住翻翻起舞，這贏得了場內觀眾們無比熱情的掌聲。看得出來，這位老師年輕的時候一定也是一位非常優秀的舞蹈家。退役後成為導師，雖然很多動作在力量上已經很難做得很完美，但她對舞蹈的熱愛依然在她的優美舞姿中流淌。

芭蕾舞團特意把「訓練教室」搬上舞台，讓人們看到，在那些光鮮美麗的芭蕾舞演出背後，有那麼多的汗水和付出，以及超乎想像的熱愛。



▲公開課在柏林芭蕾舞劇院舉行。作者供圖

工字廳邊遇《牛虻》

機緣巧合，又讀了一遍《牛虻》，由頭是今年為《牛虻》中文版出版七十周年，上海電影製片廠演員劇團這幾年搞得有聲有色，此次為配合中國青年出版社重印李俊民譯本《牛虻》，特意搭製錄音棚，由達式常先生編劇、導演，並扮演蒙太尼里神父，耗時一年之久，推出了有聲版《牛虻》。

我讀過《牛虻》的三個譯本，最好的還是李俊民七十年前的最早譯本，是一九八七年讀初中一年級時從清華大學圖書館借的，至今還記得那微微的書香。其實我還可以更早地接觸這本令人熱血沸騰的小說。那是一段美好的回憶，與清華的人文風光水乳交融。

八歲時，一次生病，父親帶我去校醫院打針，回來路過工字廳——學校的中心地帶。工字廳、怡春院、古月堂，是清華園內僅有的幾所保存完好的古建築群。與工字廳後應以「三步廊」相接有一所精雅的小客廳，俗稱「西客廳」或「西花廳」，初建時是一所書房，自領一小院，院內紫藤數架，



如是我見
侯宇燕



自由談
姚文冬

有位京劇名角，她收了幾個弟子，我分別看了這些弟子的戲，驚訝於身段、行腔、韻味酷似於她，甚至乍看扮相、乍聽唱腔，還以為就是她。戲迷也愛屋及烏，品評哪個像她、哪個不像她。我突然想到一個詞：複印。不錯，她就像一張名畫，複印出了一批自己。

然而，複印再是逼真，也只是原作的影子，沒有筆墨力透紙背的勁道。

王瑤卿是京劇史上了不起的人物，若不是戲迷，可能對這個名字陌生，但提起「四大名旦」梅蘭芳、尚小雲、程硯秋、荀慧生，就無人不曉了，這四位大師，都出自王瑤卿門下。王瑤卿豈不更厲害？不然，單論自身的表演藝術，學生們可能超越了他，而最顯著的特點，是沒有一個學生「像」他，誰也不以王派傳人自稱。而且互相間也不「像」，所以才有風格迥異的各種流

派。王瑤卿授藝，既不讓學生成為自己的複製品，也不讓學生間雷同，比如他對程硯秋說，梅蘭芳是亮嗓，你是悶嗓，你不能學他，而應該有自己的唱法。於是在他的調教下，就有了獨樹一幟的程派，而不是多了一個王派傳人。

程硯秋深諳這個道理，所以他也不主張弟子「死學」自己，他的弟子陳麗芳學自己最像，行內及戲迷稱其為「小程硯秋」，本意是讚譽，而程先生卻認為這是一種羞辱。然而，近百年來，程派戲迷間熱議的焦點，恰恰是他哪位弟子誰更正宗，誰更有程先生的味道。是因為，弟子間「臨摹」的痕跡太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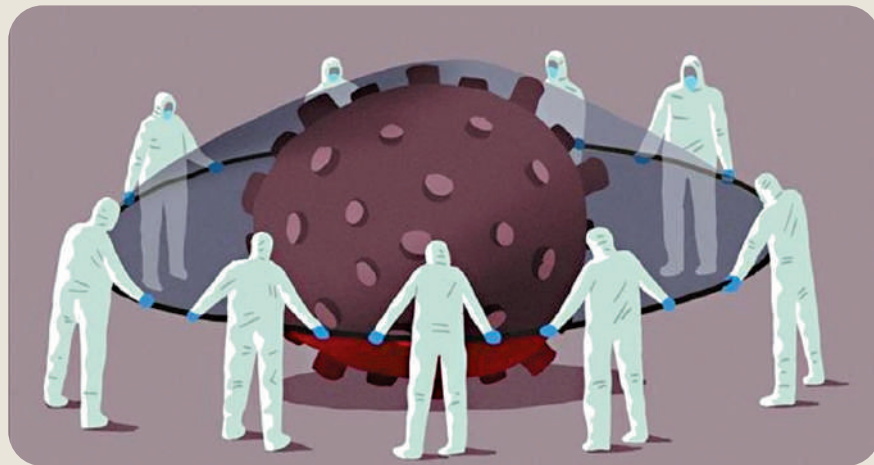
偏偏是，繼承程派最好的，不是程先生的弟子，而是另一位藝術大師張君秋。張君秋不是程先生的弟子，但程先生喜歡這個年輕人，經常加以指點，譬如張君秋嗓子好，唱腔難免直白，程先生告誡他，不要如脫韁野馬不知收斂。因此，張君秋悉心揣摩程腔的迂迴婉轉、若斷若續，以及虛實結合的方式，巧妙繼承、借鑒、融合，完善了自己的

藝術。所以，從表面聽，我們根本聽不出派別唱腔與程腔有什麼聯繫，它就是個性鮮明的張派。

而有的程派弟子，與張君秋是同代人，得程先生教誨數倍於張，卻沒能像張君秋這樣開宗立派，根本原因就是，他們多是在「臨摹」，力求不走樣。當然，這比當下的「複印」，也算高上一級。而張君秋既不「臨摹」，更不是「複印」，他是取程派的手法與色彩，畫成了自己的「畫」。

記得方榮翔生前接受採訪，提到老師裘盛戎曾說：「把我和榮翔的唱片一起聽，很難區分誰是誰。」意思是他和裘盛戎很「像」，當時我愛聽方榮翔，也是因為他學裘成就最大，裘派韻味很濃，雖然他沒能超越乃師，但也算是優秀的「臨摹」者。現在想來，這算是好事嗎？自裘盛戎之後，所謂「十淨九裘」，一代又一代花臉演員，都沒有脫離裘派的規範。現在的舞台，出一個花臉，就是這個味，只不過——味道越來越淡，就好像複印機墨粉不多了。

跨國合作平台



▲面對疫症流行時，人類需要合作共同應對。

資料圖片

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結束近一年，正當人們已習慣不需要戴口罩出門，近日流感疫情升溫，大街小巷的口罩人又多了起來。筆者某日搭港鐵，一名乘客拉下



維港看雲
郭一鳴

口罩咳嗽幾下，旁邊沒有戴口罩的人立即用手捂住嘴鼻。經歷抗疫三年，公眾對疫情流行的警覺已經成為一種生活習慣。衛生署發言人周一（四）表示，預期包括季節性流感在內的冬季呼吸道感染疾病數字將隨天氣轉涼而上升，衛生防護中心過去四星期（截至十一月二十五日）的監測數據顯示，本港的呼吸道病原體以鼻病毒／腸病毒最為活躍，佔中心公共衛生化驗服務處及醫管局收集的呼吸道樣本約一成，但水平持續平穩；其次活躍的為副流感病毒和腺病毒，最新陽性檢測比率分別為百分之五點二及百分之四點四並呈上升趨勢，符合新冠疫情前的季節性趨勢。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呼籲市民特別是高風險群組人士，應適時接種流感及新冠疫苗以加強個人保護。

筆者問過幾位年長朋友，他們都說新冠疫情結束之後，沒有再打新冠疫苗，也不擔心新冠復發。不過，科學家卻已經在為應對下一次疫症大流行未雨綢繆。發明雞尾酒療法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醫學中心何大一教授認為，新的傳染病可能在十年後出現，所以人類必須做好預防工作。媒體報導，何大一聯同港大生物學家袁國勇教授共同發起「大流行病研究聯盟」，成員分別來自四個國家和地區的著名學者，包括廣州國家實驗室鍾南山院士、新加坡國立大學醫學院教授王林發、北京清華大學醫學院教授張林琦、澳洲墨爾本大學杜赫捷研究所教授Sharon Lewin等，都是在學術界鼎鼎大名。在本周一（四）的

記者會上，大聯盟主席袁國勇表示，未來二十五年有約五成機率可能再次發生與新冠類似的疫症大爆發。據各國官方統計數字，新冠疫情導致全球六百六十五萬人死亡，專家推算實際死亡人數可能達一千五百萬，經濟損失更達天文數字，至今仍未完全復原。袁教授稱，大聯盟的目標是為下一場疫症來臨做好防範，包括在疫症期間維持正常生活，盡可能避免封城。

讀到這一則新聞，筆者有點感受，一是人類無法避免疫症流行，但新冠疫情期間不少國家地區曾經採取封城之類嚴厲的防疫措施，代價非常高，應該努力避免，亦相信可以避免。而跨國合作應對新的傳染病，包括合作研製藥物疫苗，是人間正道，是最明智亦是最符合道德原則的做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內涵豐富而深刻，面對地球氣候變化、疫症流行時，人類需要合作共同應對，任何一個國家都難以獨善其身。回顧新冠疫情在全球爆發期間，各國各地各自為戰，各自研製藥品和疫苗，特別是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在承認疫苗品牌上搞小動作，企圖排擠中國，結果是枉費心機，卻或多或少室礙了全球抗疫。「大流行病研究聯盟」的學者來自東西方不同國家和不同機構，他們

的研究成果可以避免成為某一個國家或集團所壟斷，從而可以盡早及廣泛投入使用。

其次，「大流行病研究聯盟」在香港成立，由港大學者發起和牽頭，突顯香港國際化的特點和優勢。在日前舉行的「香港財經論壇二〇二三」上，特首李家超強調香港要堅持國際化特色，發揮國際化優勢，為國家做貢獻。「大聯盟」就是一個國際化的科研平台。當今國際地緣政治錯綜複雜，世界正處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美大國博弈有時驚心動魄，因此，「大聯盟」的成立別具意義。袁國勇說，學術界非正式的資訊互通渠道，較官方渠道更有效率。這顯然是經驗之談。

不過，在記者會上被問到中美關係會否室礙跨國合作研究，來自美國的華人科學家何大一回答，在美國進行與中國相關事務均須接受檢查和審查，有時需要先取得當局批准，可能會影響研究的進程。正如袁國勇教授說，「微生物沒有國界，政府才有國界。」科學無國界，但科學家有國家，有國家就有政治和政治博弈。所以，應對下一次疫症大流行，不僅要靠各國科學家的合作，更需要世界各國政治家，特別是大國領袖拿出政治智慧，超越政治對立，攜手合作。

樞外紅蓮映窗，是工字廳大院內最幽美的所在。一九一四年秋，梁啟超曾在此「憑館著書」，起名「還讀軒」。在這前後，他應邀作名人講演，講題為《君子》，引易象句：「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勉勵同學發憤圖強，後來學校便以「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八字作為校訓。廳後面的荷花池，便是「水木清華」的所在了。我十三歲時寫道：「這是一條飄滿了浮萍的河，一片片飄蕩在水面的浮萍把河水都染得幽綠幽綠的了。水在動，浮萍也在動，漣波蕩蕩的河水托著徐徐飄動的浮萍，說不清是河水推動了浮萍呢，還是浮萍把河水起皺得碧波盈盈。」老師畫了密密的紅圈。

在我小時候，工字廳這個幽靜美麗的地方還可以隨便進出。我十歲時寫：「門口有兩隻威武雄壯的石獅子。它們張著大嘴，像對人們講著工字廳的百年歷史。進了工字廳，首先看見的是一片草坪，草坪邊有幾棵鬱鬱蔥蔥的大樹，樹上不時傳來嘰嘰喳喳的鳥叫聲，形成了一首歡樂的歌曲。啊，鳥

兒也在讚美工字廳這個地方呢。草坪前有一道圓圓的門，門裏是一座千奇百怪的石山，我鑽進石山看看，嘿，真有趣！我一抬頭，看見前面還有一道門，我趕快走過去。門邊還有一棵竹子呢，我採了一片細長的竹葉作為紀念。我走進門裏。嗨，這兒真幽靜。中間還有一個大水塘。塘水清澈透底，像一顆純潔的心。我伸出手在水裏蕩著。真涼！一股寒意從手上傳遍了全身。這時，幾個小朋友哈哈笑著跑進來向走廊奔去。我也跟在後邊。啊，多美的走廊。我坐在椅子上觀看橫樑上的國畫。看了一會兒，我走了出來，向深處奔去。我走了一道道的門，見到了一棵棵的樹，可是總走不到盡頭。」

工字廳以西、荷花池南面，有一所綠蔭掩映下的小房子，在我童年時是新華書店。八歲那天父親帶我進去，想給生病的我買本連環畫，我卻看見書架上有一套蔚藍色的三卷本《伏尼契作品集》。我以為這個作者就是剛剛從哥哥的初中語文教科書上讀到的《絞刑架下的報告》的作者伏契克，遂央

告父親買下來。但那一九八一年，誰家有餘錢來買一套書呢？所以我和愛爾蘭女作家伏尼契這本激情燃燒的名著時隔六年才再續因緣。不過在這之前，小學三年級時我讀到《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裏面英勇無畏、剛毅堅強、徹底獻身於革命事業的「牛虻同志」保爾·柯察金也使我對《牛虻》產生了更深厚的興趣。現在一些曾在萬馬齊喑歲月讀過《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批評家念念不忘甚至細膩分析的是保爾這個窮小子和林務官的女兒冬妮婭的初戀，而我更震撼的是律己甚嚴的「牛虻同志」保爾與戰友麗達從生硬的疏離，到麗達誤以為保爾已經死亡，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後，與保爾在共同出席全俄共青團代表大會熱火朝天的氣氛中的重逢。那是怎樣超凌色空、跨越生死的見面啊，然而不會超凌理智、跨越道德。我熱愛這裏理智對熾熱情感的審視與平衡，而那是傳承自牛虻的革命浪漫主義一脈。我熱愛自己童年時代在那個幽靜美麗的工字廳旁小房子與《牛虻》的初遇記憶。